

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照亮未来



河北省宣传部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举办

王陵内珍藏的鎏金铜灯

满城汉墓两座大墓内有数千件随葬器物。其中,窦绡墓内出土了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精美文物,即鎏金铜灯,因其铭文中含有“长信”字样,故名之为长信宫灯。

1968年5月,河北满城县西南1.5公里的陵山上,当地驻军战士在军事工程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洞室大墓。后经考古人员发掘,证明是西汉中山王刘胜的陵墓。根据汉代流行夫妇同坟共葬的葬俗,考古人员不久又在刘胜墓的北侧不远处,发现了王后窦绡的陵墓。陵山发现的这两座大墓,统称为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两座大墓的结构大致相似,墓主人都身着金缕玉衣。两座墓内的数千件随葬器物,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工艺精湛,堪称汉代艺术精品宝藏。其中,窦绡墓内出土了一件颇为引人注目的精美文物,即鎏金铜灯,因其铭文中含有“长信”字样,故名之为长信宫灯。如果说金缕玉衣集中反映了皇室贵族死后的奢侈与迷信,那么鎏金铜灯则生动彰显了他们生时的精致与考究。

王后窦绡的墓室按使用功能分室布置,包括车马库、储藏库、厅堂和内室等,以象征生前的日常生活。铜灯发现于内室的近门道处,正对窦绡的棺床。这一方位既是铜灯照亮的必要地点,同时又似乎是一个近身侍女为方便服侍所应占据的位置。铜灯附近的随葬品排列似乎也说明了这一问题。铜灯的南面,即与棺床之间,陈列有铜盆、铜勺,西侧有铜足漆案。这些侍奉窦绡起居生活所用的用具,环绕着似乎依旧安睡在床的王后窦绡,铜灯的位置与作用犹如值班的宫女一般。

事实上,铜灯的外形恰恰正是一位宫女,正举灯照亮作服侍之姿,即宫女执灯塑像。名为长信宫灯,实际上应称为宫女铜灯,或宫女执灯,似更妥切。宫女双手执灯,身姿曼妙优雅,双膝跪地,跪足撑体,面容端庄沉静,头微前倾,目光专注;梳髻覆头巾,身着广袖内衣,外罩长袍,交领右衽。神态逼真鲜活,酷似写真,犹在眼前。

铜灯设计精巧,形象优美。宫女外形与灯具功用之间的巧妙配合,可谓是人灯合一,天衣无缝。宫女身体中空,左手持灯盘,右手高举袖口罩住灯顶,似挥袖起舞,又似护灯挡风。右臂与灯罩烟道合为一体,可以防止油烟外泄。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嵌于灯盘的凹槽中,可以左右开合移动,灯盘亦可转动,因而可以随心调节照射方向及亮度。

铜灯结构复杂,通高48厘米,包括宫女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灯罩等6部分,制作方法是分别铸造,组合而成,可随时拆卸,便于清洗。

如此精巧的铜灯,大概是窦绡生前的心爱之物,因此被随葬入墓室。窦绡无疑是铜灯的最后主人,但却非唯一的所有者。铜灯上刻有铭文9处共65字,并非一次刻成。其中有“阳信家”“长信尚浴”等,显示着铜灯主人的前后变化。铜灯的流转历经了哪些复杂的历程?如何最后辗转至窦绡手中?学界对此虽多有考证,但异议较多,至今未有统一的意见。

阳信家,考证结果主要有二,或为阳信侯,或为阳信公主。长信,即长信宫,是太后居住的寝宫,多认为是汉文帝之窦皇后,即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所居。宫灯如何辗转至窦绡之手,学界也有分歧,或是窦太后将铜灯赐给阳信家,后来阳信家又转赠窦绡,或是阳信家献给窦太后,窦太后又转赐给窦绡。不管哪一种,铜灯与窦氏家族两位女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据考证,窦太后很有可能是窦绡的姑祖母。因此很有可能是,窦太后将铜灯赐予侄孙女窦绡,甚至或许是在皇孙刘胜与窦绡成婚之时所赐的礼物。简而言之,长信宫灯的流转至少历经经手,而窦太后和窦绡则是其中两位所有者。



长信宫灯

中华铜灯闪耀汉代文明之光

1968年,被誉为汉代文化宝藏的河北满城汉墓,发现了长信宫灯和金缕玉衣等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长信宫灯,构思设计巧妙,制造工艺精湛,被誉为中华第一灯。长信宫灯的本质与意义,不仅是汉代青铜工艺美术的经典之作,更是汉帝国发达文化的象征,闪烁着汉代文明的灿烂光芒。

长信宫与窦皇后

长信宫灯在汉帝国的王宫里浸润辗转多年,熏染渗透了汉宫的时空气韵,积聚隐藏着历史的曲折风云。

在汉都长安城的长信宫里,居住着汉文帝的皇后——窦皇后。窦皇后原本为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一带)平民之女,后入宫作宫女,侍奉过著名的吕后。后来吕后又将她转赐与代王刘恒,深得刘恒的宠幸,成为刘恒的正妃,自立为皇后,刘恒即刘汉文帝。文帝之后,窦氏王妃荣升为大汉窦皇后,其所生皇子刘启,后来继位成为汉景帝。

窦皇后虽然出身贫寒,但天生丽质,聪慧明达,进宫后一步一步从底层上升至女人生涯的顶峰。在长期的宫女生涯里,年幼的窦氏女夜里举灯奉主,曾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铜灯的宫女形象,莫非正是窦氏少年时作宫女的写真?宫女执灯像的设计者何人?为什么塑造如此造型的铜灯?想来大概是熟悉宫中或府邸女侍日常生活的工匠,他或许是与窦氏一样的平民之子,自幼进宫或入府,或许还有十分心仪的女伴,日思夜想但未能如愿,因此只好寄托思念在塑像上了。

汉景帝即位之后,窦皇后变成了窦太后。长信宫里,钟鸣鼎食,锦衣绣帷。白天,光线在殿堂里柔和地飘浮,夜里,烛光摇曳,暖香溢散。在漫长而舒缓的日子里,窦太后的心底难免透出一丝隐隐的寂寥。有一阵儿呆坐在那里,或许思绪已飞至遥远的故乡,想到了儿时的河塘,父亲在那里捕鱼,她和弟弟在桑林里采桑。或许正是这个时候,窦氏家族的年轻一代少女窦绡走进了窦太后的生活。

窦太后在侄孙女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她大概希望孙女一代能够复制自己的生活。在十几个皇孙中,窦太后似乎更看好刘胜,尤其是在首任太子被废之后。最终窦绡嫁给了皇



长信宫灯

子中山王刘胜,但中山王却没有当年皇祖父代王的幸运。在刘胜之母贾夫人与刘彻之母王美人之间,汉景帝选择了年轻貌美的王美人,立她为皇后,于是刘彻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中山王刘胜的太子梦没有实现,王后窦绡的皇后梦也随之破灭。窦太后大概在心底叹息,侄孙女窦绡没能复制出自己的辉煌人生路。

但这不过是宫廷里代代演绎的平常故事。窦太后早就习以为常,处变不惊。当年,窦太后曾亲眼所见后宫里的风云变幻,吕后因色衰而爱弛,继而被疏远失宠,然而高祖死后吕后专权,唯她失宠疏远者得无恙。窦太后或许以此故事劝慰过窦绡,随之将宫女铜灯赐给了她。亦有可能,在窦绡与刘胜的婚嫁时,铜灯作为新婚的贺礼。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窦太后已是风烛残年,又失明多年,虽看不见光亮的世界,但心中一直存有一盏不灭的明灯。无疑,窦太后希望这盏精美的铜灯,不仅能照明窦绡的生活,更会照亮她的身心。

中山王后窦绡

窦绡将姑祖母所赐的铜灯带回到了中山国,执灯宫女由此开始照耀这位中山王后的生活,最终直至进入到陵山墓穴之中时,依旧陪伴在她的棺床边执灯守护。



《国家宝藏》中的窦太后和长信宫灯

道路上继续走远。所以,表面似乎是酒色之徒的刘胜,很可能既是在借酒解郁消愁,又是在韬光养晦以求平安自保。身心俱陷笼罩之中的中山王,只好沉浸于酒色自娱自乐了。

中山王刘胜乐酒好内,那么王后窦绡的生活又当如何?她理解丈夫的郁闷与无奈吗?窦绡墓内的出土文物似乎很好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的代表性实证就是行酒令用的铜骰子和“宫中行乐钱”。铜骰子表面错金银,有十八个面,其中十六面分别为一至十六的数码,另外的两面分别刻

有“骄酒来”。宫中行乐钱,形似铜钱,但铭文不是面值数额,而是行酒词令,如“起行酒,饮其加,饮酒乐,无忧等”。这些用于饮酒助兴的玩乐用具,当是窦绡陪侍刘胜饮酒作乐的重要佐证。夫唱妇随,饮酒同乐,窦绡对丈夫的善解与体贴,大概全部融化在美酒之中了。他们在一起欢歌畅饮,曾度过多少个乐酒之夜?在宫灯烛光的摇曳之下,钟鸣鼎列,飞觥走盏,兼有靡靡之音,柔曼袅娜;更有软语缠绵,暖香醉人。

在美酒浸淫之中的中山王与王后,面色绯红,对酒当歌,其乐融融。而一旁静默跪坐的执灯宫女,依旧保持着端庄沉静的面容,似乎对弥漫的暖香无动于衷。酒后的刘胜被姬妾们簇拥着离开了,身后留下了孤独的窦绡,她将如何面对寂寞之夜?宫灯影下,温柔帐里,她与执灯宫女相对而视,会想起她的姑祖母吗?

汉代文明的光芒

在湿寒黑暗的墓穴里,长信宫灯陪侍王后窦绡度过了两千多年,现如今静列于博物馆之中,默默闪烁着汉帝国的文明之光。王后不知何处去,人间早已斗转星移天翻地覆。

汉代女人日常服饰和瞬间仪态的逼真写实,因此成为展示汉文化精髓的经典文物。

长信宫灯制造工艺巧妙,青铜鎏金,分别铸造,合成一体。灯罩可开合,灯盘能移动,便于随意调节照射方向和亮度。而宫女右臂与灯罩烟道合为一体,可防油烟外泄的巧妙结构,常常被誉为所谓最早的“环保”意识云云。但照实讲来,这不过是个善意的宣传噱头而已,事实上反而低估了铜灯设计者朴素天然的思想理念。考古发现证实,类似之结构,在汉代工艺制造中并非罕见。汉代的农业、水利及手工业之发展,人们日常生活之水平,与十九世纪未经工业化侵扰的乡村地区相较,并没有天壤之别。而且由于地广人稀,资源配比更加丰厚,若无重

大天灾,生活相当充裕。与现代生活鲜明区别的是,汉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与自然浑然一体,生活细节即是自然生态的一个环节,生活本身便在今天所谓的“环保”之中。这种无意识或下意识的环保,正如大海之一瓢水,森林之中一片叶,浑然天成一体。所以,长信宫灯的最奇妙精美之处,在于将汉代宫女日常姿态的一个情影,如同摄影一般定格并镶嵌于一件宫廷灯具之上,人灯合一,浑然天成,既是生活用具,又是艺术塑像,因而是汉代生活的直观写真,不仅浓缩包涵了汉代文化的珍贵信息,而且透射闪烁着汉文明的光芒。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长信宫灯无愧于中华第一灯的美誉。(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文物「活」了才能变成「真宝藏」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二季正在热播,该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种创作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把一件件古老的文物点活,通过讲述国宝背后的故事,再加上当红影视明星加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从《国家宝藏》受观众追捧,到众多博物馆文创产品热销,无一不说明只有让文物活起来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宝藏”。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千年的历史文物一直是静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它们的岌岌可危,有的颓然倒塌,有的隐于深山,离百姓生活比较遥远。作为收藏历史文物的博物馆,也多是把这些宝贝们深藏闺阁,远离大众生活。即便有文物展览,也多是一些艰涩难懂的历史知识介绍、教条式的讲解说明,难以让普通大众真正走近。然而,据统计,我国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拥有各种类型的博物馆5000余家。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何让那些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因为只有让文物活了,走进当代民众的生活,使文物保护利用变成社会共识,才能更好地让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转变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让文物活起来,就要唤醒历史,还原沉淀在文物上的文化信息。近年来,《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文创类节目层出不穷,它们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价值观,被越来越多观众喜爱,有力引导了公众对高雅文化的追求。除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引导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媒体宣传形式,让文物从沉睡中醒来。比如2018年抖音联合七大博物馆制作的《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H5刷屏朋友圈。在该视频中,人面青铜鼎开口说话,文物戏精扭起千年拍灰舞。借力网络技术,古老的文物变成了可感可知的光影故事,无疑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找到了契合点,也必然能够得到人们的喜爱。

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也在不断转变自己的角色。只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让文物真正活在当下。2016年,《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面向自身,不断深入挖掘文物藏品文化内涵,让文化遗产资源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特色、具有自身展品亮点的文化周边产品。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日历》、湖南省博物馆的《马堆养生梳系列》产品、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妞公仔》等都深受消费者青睐。越来越多博物馆为古老的文物加入新的创意构思,增加文化附加值,开发文创产品并销售火爆,足以说明博物馆文创已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另外,博物馆积极探索与公众互动交流之道,在活动策划、布展创新、新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无不体现亲民色彩。

说到底,文物要走出“深闺”,活在当下,努力吸引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打开尘封的历史,解读经典的文化。这既需要社会各界寻找生动的“新方法”,同时也离不开博物馆不断地自我创新。只有内外合力,让每座博物馆的文物都“活”起来,讲述动人的故事,彰显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它们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宝藏”。

